



「以行動說明一切！」 ——妙法寺開山祖師洗塵老和尚

· 陳青楓 ·

如果你對香港佛教歷史稍有涉獵，很自然地會聯想到一位重要人物！

——妙法寺開山祖師洗塵老和尚。(1920-1993)

他對香港佛教的貢獻，也不僅是建造一座世人矚目的寺院，重要的是他有對整個香港佛教的開拓精神。

洗塵老和尚一九二〇年在遼寧復縣出生，俗家姓宋，年幼多病，他的父母也與不少為人父母者一樣，許下誓願：如果小兒子能病癒，我們會把他送進寺院，這是他的與佛因緣。果然多次醫療下病也好了，於十一歲時，父母將他送到縣內的潮海寺，跟隨照同老和尚出家，法號思愼，號洗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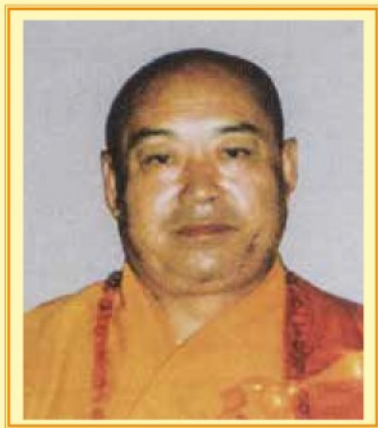
洗塵老和尚當年雖年紀少，但努力學習，且在佛學院苦修三年。畢業後，為更好更深入地研習佛理，他遊各大寺院，並

得到高僧大德的欣賞。抗戰勝利，和平後他考入青島湛山佛學院深造，親近倜虛老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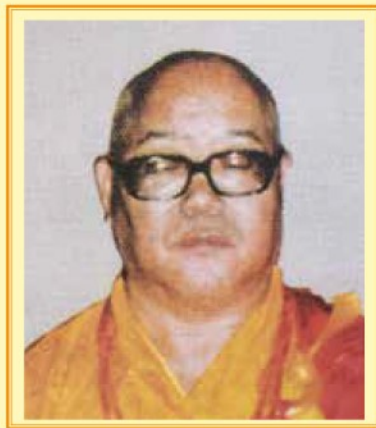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八年，洗塵老和尚抵香港。

四十年代的香港，即使一九四五年和平，仍處於百廢待興。佛教的處境也是這樣。幸好，這批南來老和尚雖年輕却有學識也有拓展力，洗塵老和尚是其中一員，且不僅是一分子而已，他更是一位「以行動說明一切」的「真人」（真人者，我指的是有真摯感情，做真事、講真話的人）。他聯合同參的金山老和尚在港島中環樓梯台創辦妙法精舍。

讓筆者「叉」開一筆，寫寫金山老和尚。他與洗塵老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同參，兩人合作無間，拿俗世的詞語來形容，他倆是「雙龍出海」、「雙劍合璧」，不過我更喜歡以「動靜皆宜」來形容，洗塵



洗
塵
法
師



金
山
法
師



老和尚是「動」，相對地金山老和尚便「靜」得多了，他比較沉默，少言語，但同樣地樂於助人，慈悲心同樣的飽滿。這乾坤相合、剛柔並濟的一對同參，在那段香港拓展佛教的日子裡便作出不少貢獻。

兩位老和尚當年眼見在港島半山的妙法精舍接眾日見飽和，如何是好？

世事往往是不可思議的。有天，兩位老和尚來到屯門藍地一座兩層高名為張苑的鄉間別墅，忽然遇上「旱天雷」，兩師心裡有數，於一九六〇年購下張苑，改作佛堂，命名為妙法寺。

——妙法寺這名稱就是這樣來的。即使後來妙法寺的萬佛寶殿落成了，還保留這張苑原址，直到建造「蓮華大殿」，這座小別墅才拆掉，它就是今天兩座佛殿之間那道石橋走廊位置。

妙法寺的建造發展，也像整個香港佛教的發展一樣，都是一步一步做起來的。人們提起妙法寺，往往帶出一份肅然起敬之情，就因為開山祖師洗塵與金山兩位老和尚的默默耕耘，重要的就是以「行動說明一切」——

能仁書院，是洗塵老和尚倡議辦起來的，他兼任校監，當年很受大眾注目；更受大眾注目，且今天依然津津樂道的，便是在香港大無畏地創辦「短期出家」，以七天時間專注地在寺院裡學習規儀，以身體力行去切實學習，雖然「出家」是一種

形式，但在這形式之下，我們會有更深入的體會。說「大無畏地創辦」，是因為當年有不少反對聲音。（如果有反對便「縮沙」，你還能做什麼？重要的是先仔細地思考那樁事是否好事，是否可行？其他都不重要。）

當年，洗塵與金山兩位，眼見新界女子很少有機會讀書，於是就在妙法寺內成立內明書院，後來更辦起「妙法寺劉金龍中學」；如果你對研習佛教深感興趣的，我相信你一定閱讀過《內明》月刊，同樣是由洗塵老和尚一手創辦的，且兼任督印人，可見他對此刊物的何等重視。有目共睹，他不是「得個講字」。《內明》，不僅在佛教圈子裡深受注視，它同時在中華文化裡獻上一分力。（內裡有些文章，寫得「深不可測」，這是另一個話題。）

《內明》在一九九七年停辦了，我們無謂去聯想什麼政治問題，不是的，主要是它真正的完成了「歷史任務」，因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文化圈子已大大地打開，深研佛學的書刊也不少了，你到書店看看便曉得。真正的「拿得起，放得下！」這是很重要的，這也是「以行動說明一切」的一個寫照。

我又一次想起我書畫老師楊善深大師給我「書畫個展」寫下的序言——三思方舉步，百折不回頭！



早期的妙法寺一九六一年

忘掉我是誰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寫下不少人生見解，常被引用的有「境界說」。王國維雖然是以此譬喻有大成就者之必經之境，但就這三個境界來看，可以說，所有有所作為之事情都自然地經此三途。

好，先來看看這「三境說」——

第一境：「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原詞是晏殊的「蝶戀花」。）

第二境：「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的「鳳棲梧」。）

第三境：「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擷取自辛棄疾的「青玉案」詞。）

第一境，我們帶着問題，要不怕孤獨的去追尋——「獨上高樓」的這個「獨」字很重要。（「專注尋覓」的入門是第一境。）

第二境就是一個苦修悟道的學習過程，王國維引用柳永這一節詞，看來重點在「不悔」兩字吧？我們不但要有強烈的意志力，更要有堅定不移、永不言退的信心。佛陀當年菩提樹下悟道，不也正是這樣嗎？（「潛修悟道」是第二境。）

第三境是豁然開朗的「頓悟」——「驀然回首」的「驀然」兩字，便是「頓」。「悟」到了嗎？——「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是找到了，悟到了。這裡的所謂「那人」，也不必真的把它視為「人」，不妨理解為你所要尋找的「物事」，是物也好，是人也好，燈火闌珊處的「燈火」，還教人想到指路明燈呢！

從「心」出發，我們可以作這樣理解——

第一境是「要尋找自己」

第二境是「找到了自己」

第三境是「忘記了自己」

能夠忘掉了自己，才是真正的找到了自己。



禪詩・禪話 (十一)



不變心

宋代臨濟宗的法常禪師，有一首禪詩很有意思。且先來看看——

樵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
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

前兩句指自己已經「淡出」了，內心一派空寂，即使外間有什麼變化，自己都不會受影響，不再動搖了。——幾度逢春不變心。

——我這枯朽之木呀，連斬柴佬（樵客）望都不望一眼了，郢人（巧匠之人）又何必去苦苦尋找呢！這樣的一種說法，不就很明顯了嗎？我們也不必說什麼這是「枯死之心」，這實際上是說「此心早已看破凡塵，早已出世」。

就在眼前

我們常說一句話：「過去的已成過去，未來的也是未來之事，都不必去理會，看好眼前就是了！」

宋代僧人清珙，就有這樣一首詩，他說：

過去事已過去了，未來不必予思量；
祇今便道即今句，梅子熟時梔子香。

很清楚明白的一句話，眼前你看到的是梅子熟了，桔花也在飄香，這是眼前之事，活好當下便行。今天我們常說的「活在當下」，大抵也就是這樣吧！——活在當下還不夠，活好當下才重要。

何謂禪詩

什麼叫做「禪詩」？沒有一定的標準，也不是禪師寫的詩便叫做「禪詩」，那不過是「禪師的詩」而已。真正的「禪詩」，重要是禪意的感覺吧，那就不用理會是什麼人寫的，出家人也好，在家的也好，看的祇是內容本身就是。有些詩人的作品，一看內容，或者唸上三幾句，立即便給你一個「禪詩」的感覺。如果要我舉例子，也容易得很，我們一說王維的詩，立即便給你一個「禪詩」的感覺。隨便拿一首王維詩來看，都有這樣的感覺——

溪清白石出，天寒紅葉稀；
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僅僅是最後一句：「空翠濕人衣」，便教你有不少禪意的聯想。

詩意·禪意

好，說開王維的禪意詩，我們不妨又多看一首。

這一首更有名氣，它甚至教你一唸再唸，不忍停口，你一邊唸，一邊也彷彿就置身其中的，是哪一首？——

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
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你看，連桂花的「無聲落下」你也感受到，是多麼的具有詩意、禪意？「月出驚山鳥」。那是禪味十足的好詩句。

「夜繽紛」

本年中秋節來臨，適逢政府辦「夜繽紛」活動，又兼且中秋節後沒幾天是國慶，今年國慶夜有放烟花，又是可以增加「夜繽紛」的熱鬧。再說，中秋佳節當前，加上今年又恢復港島大坑區的舞火龍活動，相信一連三天「迎月、賞月、追月」的舞火龍會增加大坑、維園的夜繽紛熱鬧。

在中秋前兩三天，以先睹為快的心情，前往維園看看那些花燈設計。——很失望，祇是三幾座點綴而已，用句廣府話來形容，那真是「冇乜睇頭」。這與三兩年前疫情緊張時的「係咁意應景」無甚分別，也許你會說：今年布置不同吧，這裡搭了一座戲棚，這個假日以演粵劇為主。也許是吧？但周遭空地尚多，為何不可以「雙龍出海」，共融熱鬧。想起有一年在維園看花燈布展，不僅大型，且可觀、可遊，你甚至穿梭其間，十分快慰。連續好幾年都是如此可觀。可惜那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何以發展到今天反而無甚可觀？





致清海法師「四十九問」

· 沙佛林 ·

(原刊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內明》第一六五期)

清海法師座下：

日前因偶然閱到「頓悟未開聖壇焚佛書」(書面有點不解,甚麼叫「頓悟未開」)這本向中國佛教「質問」「燒書」原因的小冊子,說佛教會燒您的「即刻開悟之鑰」(第一冊),我半信半疑。既是「佛說」,中國佛教會為什麼要燒?不久,又拜讀「即刻開悟之鑰」節本,及該書全本第一、第二冊,才深感法師說諸教之法,辯才無礙,但因著中有違「聖言量」處,迭現紛呈,茲事體大,蔚為大疑大惑。因此再於四月七日晚間,趕赴台北市實踐堂,恭聆說法,面見廬山真容,耳聞目濡之餘,親聞法師宣言:除「觀音法門」之外,佛門無餘可度,並倡導諸教上層義諦平等之說,否定經語;在檢察省思之下,謹拈懸疑四十九條,敬祈慈覆。

學人一介佛子,無任何宗派門戶糾葛,本就道論道及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之忱,特來就較,並乞逐條據理詳答,同時請賜回音,切盼之至。謹臚列所問,布陳一是:

請問座下:

一、佛家講「緣起論」,基督教則主張「獨創論」,這是兩個截然相反的宇宙觀;請問法師,您為何說基督教上帝與佛性是同一義諦?兩者相同之處的理論基礎在那裡?

二、佛家一再強調「眾生平等」——人人皆有佛性,基督教則是「唯我一神」的主宰論,人絕不能成為上帝,請問法師,這兩者,從那一點上能說

明它們底本體論是相同?

三、法師常說,一旦經法師印心,就等於解脫。那麼,凡所有經過法師印心的人,應該都已得到解脫境界,那是否意指他們都已經了生脫死,都已經成佛?不然,如何能宣稱他們已經是「解脫」?(見四月七日晚答讀者問)

四、法師於四月七日在台北實踐堂演講時表示:念佛無法往生,念佛也不能得到解脫。那是否意味著佛經所說「念佛得以往生樂淨土」的話都是空話?而法師所說的才是真理?如此一來,那些淨土經典,那些經佛親口宣說的經典,是否都可以拋棄?

五、法師說,要已經開悟的人才可以讀經,如此,則普天之下所有學佛信佛的人都不必讀經囉?因為他們都還沒有開悟啊!而開悟的人,他們既已經了生脫死了,又何必還要讀經呢?這樣,佛經豈非一無是處,統統可以作廢?

六、法師說耶穌是菩薩,而且耶穌曾經在印度停留十九年。請問法師,這種說法有什麼根據?是出自何國、何時、何地、何書的記載?就算耶穌曾經到過印度,又如何證明他已經達到菩薩的果位?成道的果位有其一定層次,只有十方諸佛可以為菩薩授記。現在法師說耶穌是菩薩就是菩薩,那麼法師是否以自己的話為「聖言量」?

七、今法師強調「觀音法門」是唯一的法門,

認為其他的法門都不足一取、一無是處。但是佛陀開示我們八萬四千法門，全都是為不同根機而施設的「應機法門」。如果照法師獨尊「觀音法門」，豈非違背了佛陀遺教？

八、法師一再宣稱，唯有「觀音法門」才是「即刻開悟、一世解脫」之鑰，但根據「大佛頂首楞嚴經」所說二十五位菩薩的二十五種圓通，每一種都一樣重要，一樣殊勝，並沒有特別偏重那一種圓通。那麼，現在法師所謂念佛不能往生、不能解脫，只有「觀音法門」是「即刻開悟之鑰」的這種說法，是不是違反楞嚴經所說——只此一家，別無分號？那到底是佛經說的對，還是法師說的對？

九、法師所說的法，與經典記載的聖言量相反者，隨處可見，佛陀雖然不在世間，但留下千萬卷教導我們各種法門的許多經典。如今法師說禮佛、念佛無用，那麼法師是否在居住的地方供奉佛像，是否還穿著僧衣，你既然否認佛所說與佛經所記載之事，又為何以佛教的形象在台灣社會出現？是否佛教尚有剩餘價值可資用？

在四月七日法師回答聽眾說：「掛念珠只是好看嘛，沒有什麼作用！」這是什麼意思？已經出家，要「好看」做什麼？佛教中有「佛說校量數珠功德經」等數十種經典記載念珠的殊勝，更有多種的淨土經典宣講念佛的功德，請問法師，為何如此謗佛、謗法？

十、法師強調所有的宗教神都在相等水平之上，都與佛一樣，老子等於耶穌、耶穌也等於佛陀；說法時又融合基督教與佛教，將之劃以等號，並在書中引台南一道教人士之語謂自己是全世界五教合一的十二位大師之一。這樣的情況，我們感到納悶，那麼法師到底是基督教還是佛教？還是台北五教合一弘化院的導師？您為什麼要穿著佛教出家人的法衣？依照佛經所說，諸多宗教神多未超三界，只能算是天人品級；請問法師，不知您是依據何書的記載而說所有的宗教神都與佛無異？

十一、請問法師，您的師承為何？您說有一位「明師」所傳，請問這位明師到底是基督教？佛教？婆羅門教？還是密教？他的本名為？詳細出身為何？怎麼從來沒聽您提起過？既是人間偉大的宗教導師，怎麼會如此神秘？而不可告人？

十二、在台灣本島及國際間，也曾先後發生過不少混同基督教與佛教或他宗教的「新興教派」，像印度的「大知識」(Maha-raji)集團、「TM靜坐」(Maha-rejanish)，他們強調「聽音」和素食，他們還為信眾「開頂」並「秘密傳教」，他們的傳教方式和法師可說大同小異，只是你們不稱「觀音法門」，何故？

南韓的統一教，混合基督教與佛教；蓋亞那的人民廟，中國的白蓮教及一貫道，都有這種融合多種宗教的傾向，我們聽法師弦傳的教法，實在不免

十方虛空

有些「佛語」，我們會經常順口說來，如果再追問一句：「怎解？」也許一下子令茫然。

譬如我說：「我們常言，十方虛空。你告訴我，十方是哪十方？」

相信十之七八佛弟子也一時之間說不上來，那麼，我們根據資料，為大家補補吧！

在佛學上，分「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這就稱為「十方」。如果說「四方」，那就僅指「東、南、西、北」方向。說「四隅」呢？——東南、東北、西南、西北便是。

虛空，就是無邊無際，可不要消極地去看「虛空」兩字。虛空無盡藏，乃包容也。

懷疑您和上述的「教派」是否同一體系？

十三、根據大乘佛經，世間凡俗之人，要得成佛，需經三大阿僧祇劫、即使是禪宗的「頓悟」，也還需要有「漸修」的基礎。如今法師說不用念佛、讀經、拜佛，就能夠帶業而即刻開悟？這是否像「點石成金」一樣的無稽？法師以這種無可稽考的理論，面對不知佛法義諦的世人，是否為佛陀正法？

十四、我們對於法師現出家相，賦予一切在家信徒應有的尊重，這點我們絕無異議。佛陀滅後，留下經典作為世人評量佛法真實面目的標準，因此後世所傳，若不依照佛陀遺教的「聖言量」，則不得稱為佛教！

如果照法師所說，將人類所有宗教都放在同樣的層次來攪和，所有的宗教都可以劃上等號，那麼老子等於回教、等於天主、等於佛教、等於印度教、等於無極老母，也就是說聖賢等於不肖；好等於壞；共產等於自由；人等於佛；如此一來，成佛還有什麼意義？大家也不用去研經學教了，反正都是一樣嘛！

這種「依人不依法」的說法，否定佛說，是否遺害世人？

十五、目前曾有道友轉述法師之說，認為所有的「慈善」行為都無用，修行唯一的法門是「靜坐」！但我們都知道，靜坐是許多宗教的

「共法」，像道家、婆羅門教、超覺靜坐、瑜珈等都提倡靜坐，這並非佛門特有、唯一的修行法。如果說慈善都無用，為什麼佛陀教導我們要「福慧雙修」、要行六度（布施為首）？諸佛菩薩俱從大悲心出，修福，正是長養大悲心之重要途徑，佛陀本身則是「福慧」俱臻至善的「兩足尊」！難道這些都是空話？那麼所有基督教的慈善活動也都是沒有意義的了？請問法師，是否說過「所有慈善都無用」這樣的話？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對於法師這些違背聖言量的地方，我們感到相當困惑；同時，也很想請教法師，您以一位佛教法師的身分宏法，提出這些違反佛經的說法，您將如何自處？

十六、法師在演講中聲稱，只有觀音法門是唯一的法門，「印心」即可以成道，除此之外，別的方法都可能成道。您的意思是天下只此一法門，其他都無法成道，那麼不知法師到底是禪、淨、律、密、三論、俱舍、成實「八宗」的那一宗？那一派？何時、何處的經典有這種「唯一法門」？

十七、法師的演講通告中，宣稱是「來自喜馬拉雅山的大師」。我們知道，喜馬拉雅山通指尼泊爾及印度北部的雪山邊緣，該處除了一些流亡的西藏喇嘛之外，佛教信徒極少，倒是一些印度教和瑜珈行者常在山中修行。法師應該不是密教的喇嘛？那您有印度的傳承嗎？不然，您在喜馬拉雅山有何

「心無所住」

越接近佛學，也就是越加接近「心無所住」。

這個「住」字，我們都明白不是指平日的住所，如果從「住宅」的住字作理解，則無所住豈不是成了沒有居所的「無殼蝸牛」？這裡的這個「住」是指執着。我們不要執着什麼呢？——不要執着那些妄念。

說是容易的，但做起來却很難。可是，既然是正確之道，則艱難又算什麼呢？所以我們有「修行」兩字。修，指修正、指學習；行呢？很重要啊，要有實際行動，不要「吹牛」。「吹牛」兩字，「牛」字很好，是當下苦功，不避艱辛，但加個「吹」字便不必了，而且是避之則吉的。

「心無所住而生其心！」不僅是《金剛經》的重要主旨，且是我們平日做人處世的核心價值。誰說佛學是消極之學？

傳承？假如您有印度教的傳承，請您宣示是印度教的那一派？

十八、法師書中屢次出現以神通分身到弟子身邊、夢中，此刻我很虔敬的禮請法師，請您收到此信後的當晚，來我夢中，賜予加被，示現您的法像好嗎？

十九、請問法師是否知道中國佛教會燒您「即刻開悟之鑰」的理由？您說自己已經解脫了，既已解脫，當然是位超三界，已證無生，具足三明六通，請問您如何會不知道中佛會要燒您的書？再者，你的信徒經您印心，既都是解脫的人，解脫者應該都是沒有煩惱的人，怎麼還會為這種事去糾纏佛教會？解脫者怎麼會採取這種世間法律訴訟手法來處理這種事？解脫的人怎麼有煩惱、有三毒？

二十、法師說修「觀音法門」可得解脫，請問法師，修此法門往生後究竟要升到那一「天」？是否仍在六道之中？西方極樂淨土、東方琉璃淨土乃兜率淨土，都有經典明確記載，請問法師，觀音法門該往生到什麼淨土？那一部經典曾經講過？請您明示？

如果法師已經得道，到底在四果中的那一果？四聖道中的那一道？請詳明！

二十一、依唯識所說第八阿賴耶識中含融佛性，那麼請問法師，到底是先有「佛性」？還是先有

「無明」呢？如果說佛性本來清淨，為什麼會有雜染無明？又為何會有「一念不覺」的現象產生？那麼一來，大家所有的修持，豈不都是枉然？這「一念不覺」，法師有何看法？

二十二、請問法師，您的「解脫」，在菩薩的五十二果位中屬於那一果位？華嚴十地中屬於何地？天台九住心中屬於何心？

二十三、法師說只有觀音法門是唯一究竟，其他法門都不究竟、不能往生，也不能成佛。事實上，佛陀曾開示千萬法門，門門只要應機，都能達到究竟涅槃，今天法師只承認一種法門，如何能免除「我執深重」與「法執迷漫」、「謗佛謗法」之名？

二十四、法師經常在公眾場所暗示，明宣自身已得解脫，且能分身應化，那麼法師的果位應該至少在無生道，具有六通。現在是不是能講法師以您的天眼分身來看看，我到底是誰？

二十五、法師在您的兩本著作及所有演講中，一再宣稱只有您的佛法才是佛法，其他人微不足道，其他的法門都是下乘法門。這就是說，您已經成佛了？而且您的師父也已經成佛？但是，據我所知，各種經典中實在沒有「觀音法門」這樣的法門，而所謂的「耳根圓通」也只是楞嚴經二十五圓通中之一而已，並非獨立於佛法之外的法門。

法師說「明師」傳您觀音法門，請問這位「明師」是何國人士？大名為何？在佛教中師承為何？

「金剛」

我們經常說一句話，喚作：「金剛不壞身！」此話重點在「金剛」兩字。著名的佛經裡，有一部叫「金剛經」，即使《般若波羅蜜經》，也稱為《金剛般若波羅蜜》，可見「金剛」兩字，是何等的備受重視。

所謂「金剛石」，實際上就是我們常稱的鑽石，透明、堅硬，它可以鑽磨一切石質，可見其是何等堅硬，我們說「金剛不壞身」，就是拿來作一個譬喻吧！

我們也經常拿「堅利」兩字來作形容的，這個「利」字，可作兩個解說吧！一是指鋒利，所謂「利器」是也；另一個「利」的解釋可視為「利他人」。說「堅利」，那不妨把這兩個意思都用上。

是顯、是密？何宗、何派？如果這位「明師」沒有傳承，那就是「獨創」，若是獨創，那就與正統佛法無關，是似是而非的佛教，請問是否與「大知識」是姊妹教？

二十六、請問法師，印度教、瑜珈行者、大知識、道家也都修定，他們也都有「聽音」（或稱「特音」）的法門，那麼，您的「聽音」與他們有何不同？

二十七、四月七日在台北實踐堂，有一位計程車司機藍先生在演講會前，以基督教「見證」的方式，稱揚「觀音法門」的殊勝，而否認淨土念佛功德，否認廣欽老和尚開示的念佛功德，這樣「揚己抑他」，是不是修學佛法的正道？

二十八、法師的師父是「歐洲明師」（或印度明師）？法師認為，當今教界，除了您師徒之外，無人堪當「明師」？那麼，在您看來，今天世界佛教是不是已無其他明師？請問您的剃度師，是何許人物，是佛教何宗何派？歷代的淨土祖師及許多當生證得三昧的大德，是不是也都不算明師？其他像慧遠、善導、滿益、印光等古今大德，他們難道也都是修持您那「唯一」的觀音法門而成道？或者，因為他們都不修觀音法門，所以都不算明師？

二十九、請問法師，你說六祖慧能大師也修觀音法門？他的觀音法門是誰傳授？又有甚麼證據可以證明六祖也修觀音法門？如果沒有證據證明

六祖也修觀音法門，那麼法師之說，豈非妄語？我讀法師著作，再聽法師演講，深覺法師的宏法大多「言其然、不言其所以然」，在程式上，是架空了宗教義理的獨造。只拿出您自己的結論要人接受，這是不是另一種「上帝教」？

三十、我看法師的著作，曾談到老子的問題，感覺您對老子實在是所知甚少。您說老子是一個「很老的靈魂」、「很老的老師」，所以稱為老子；其實稱老子是根據「史記」，他除姓李名耳之外，也傳說姓老，名聃字伯陽，被史尊為「老子」。「子」，則是春秋戰國間對賢者的敬稱，絕不像您的杜造。而您對老子理論，更是完全與老子學說南轅北轍，令識者笑。

請問法師，老子形上學的「無為」和佛家建立在因緣法上的「無為」，如何能混為一談？更何況老子只有一個形上的理論架構，完全沒有佛家的方法論與實踐論，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說，是如何劃上等號？老子怎麼可能等於佛？他只是異於儒家的一派玄學吧？

（上篇·下期續完）



實事求是

平日喜歡「隨街踱」。踱下踱下，又不禁踱出一些嘆惜。——

看到好些「行人天橋」竟然成了都市的「裝置藝術」，得個睇字，無實用價值，可不知道籌劃者在構思時是怎樣想的？是真的為大眾設想嗎？

你看本圖，這座行人天橋終於拆掉了，旁邊便是斑馬線，哪個「笨豬」會以這天橋過馬路。

錯了就及時改正過來吧！但有些「擺設天橋」，一擺就是十年廿年的。怎麼回事？



懷舊花燈



隨着時代的發展，民間的「玩意兒」也會有不少改良與改進，這叫做「追上時代」、「與時並進」？從新奇來說，這是對的，所以很多年前我們在中秋節期間看花燈，看到一些「飛機大炮」的造型便感到新鮮有趣。不過都經過很多年了，這些「有趣」也成了「不外如是」，倒是興起一番懷舊的，很想看到一些傳統的花燈，譬如用人手做的楊桃、兔仔，甚至僅僅用「碌柚皮」造的簡陋花燈也感到有趣。

今天的小孩子也可能會說：「自己做花燈？你估而家是手工勞作課呀？滿店都是花燈任你選購，重點會咁浪費時間！」

是真的浪費時間嗎？也許年紀稍大之後，會喜歡這種懷舊氣氛的。人的成長過程就是這樣，也用不着說「遺憾可惜」。





心中有

蘇東坡大居士有詩句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他寫這首詩時，心有鬱結，仕途風險多，被一再的貶往他方，兄弟別離也令他心有戚戚然。所謂「明月幾時有」，也暗作自問：「幾時可以把冤情洗却？」

蘇大才子其實是一位豁達開朗、懂得從逆境中創造生活的人。這正正是我們平日學習的好榜樣！

近千年後的今天，特別是在此刻月圓月滿的中秋節，唸着他這「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禁多了一分淒涼，於是寫下一幅作品，並題上字句曰：

「明月心中有，何用問青天！」

心中有明月，這就夠了。紅塵世間的種種是是非非不必理會，就讓我們再唸一句「菩提本無樹」吧！

香港第一座女公廁

今天，我們走在街上，人有「三急」之時很容易便找到公廁！當然，有些食肆也會方便大家，方便方便，你即使不是「幫襯」也會「有所謂啦」，讓你「方便」。最看不起，是那些在門口當眼處掛出字樣——

「不是本店食客，廁所恕不借用！」

每當看到這樣標示的食店，很多時不會入內進食！——太沒有人情味了！

話題似有扯遠，還是讓我說回香港公廁吧！

香港的公廁，百年前已有。不過，全都是在地下建造的。不知是不是有所謂「有碍觀瞻」，所以都放在地底下，特別是放在一些街道旁。我年少時在西營盤居住，喜歡遊走「地下廁所」，從西營盤第二街入，可以在第三街出，這種穿梭，在小孩子來說是「遊樂場」了。

不過，在上世紀這些「地下公廁」是買少見少。到現在，如果你想「懷舊」，祇能到港島中區皇后大道中與威靈頓街口處，這裡還保留這百年「地下公廁」，當然內裡的設施早已現代化，與現在的一般公廁沒有分別。

好了，入正題，談「香港第一座女公廁」。

香港之所以有「女公廁」，可以說是百年前「女權運動」爭取得來的。這恐怕今天搞女權運動者也不曉得。

原來，香港開始建造公廁時是祇有男廁沒有



女廁的。為什麼？所謂的理由說：「出來社會做事，絕大多數是男人，女人都在家裡，用不着公廁呀！」是耶非耶？已一百年了，我不敢說是真個如此。但當年有女性反對了，她們是些什麼人呢？

原來，百年前的香港島，在靠近半山的地方是人口密集地，那時的士丹頓街是街市街，每日都有不少婦女會到這裡來買餸菜的，那些住在半山區小康之家又或者大富人家，他們的女傭人，都在那裡買菜，「人有三急」點算？於是嘈起來了！所謂「人微言輕」，如果僅是這些買餸女士去請求，用句廣府話說，真是「睬你都傻」，但有不少「媽姐」是在大富人家裡工作，平日屋主「食飯都靠佢地」，點都會幫下，於是當年政府的有關當局唯有「順從民意」建造一家女公廁了，當然也是在地底的。

這就是香港第一座女公廁出現的來由。

如果你想睇睇，我告訴你：此廁就在港島中區士丹頓街與鴨巴甸街交界處。今天當然「封」了。但兩個入口處都有一些標示，說明它建於一九一八年，以馬賽克階磚作為裝飾。此地下公廁已評為二級歷史建築。但知道就算了，它已封閉起來，你在門口看看便是。如果你真有興趣想「憑吊」一下百年女公廁，也未嘗不可作半日遊，那街道燈柱還掛放上幾幅「舊香港」的畫作複製品，了解一下百年前「舊香港」半山區是怎樣模式的。

這附近還有一個地方可一併遊覽，那就是原有的「警察宿舍」，後改為一個「藝術作品展銷場地」及創作坊，可以一遊。

啊，人吃人！

最近翻閱湯錦台著的《千年客家》，看到一則文字，雖短短數行却看得心驚膽跳。

湯著寫到唐末黃巢之亂前後，戰火連連，民不聊生。不，他說：「在這場連續的戰亂當中，中國大地從北到南，已不僅僅是用民不聊生可以形容。」作者隨即引用《資治通鑒》裡一則話（「資治通鑒·卷二五五」）：

「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磑，並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舂磨寨』。……」——「碓磑」，粵音「推畏」。碓，即是舂米用的石器；磑，是可磨。

把人硬生生的屈放在石臼上用碓舂之，而且連骨一起作為糧食。這血淋淋一幕，你如何想像？製造這「糧食」的地方稱為「舂磨寨」，可見還是頗具規模，也不僅僅是一兩個地方，難怪《千年客家》作者說「已不僅僅是民不聊生可以形容」。

這是無法形容的慄目驚心。

我們研究歷史，盡在改朝換代上造文章，可有想到人世間裡層出不窮的人吃人的慘況，——這「人吃人」還包括「精神食糧」。

理什麼「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

讓早已氾濫成災的貪官少貪一個錢；讓千萬蟻民有一餐溫飽，足矣！



家之重要

我們的漢字，象形、象聲，從這些角度去追尋，真可以尋出不少趣味。當然也不僅僅趣味咁簡單，其中可從文化角度探索，也可從歷史，甚至宗教等方面去聯想聯繫的。

有天，我想到一個部首——「宀」，這是從象形中提煉出來的，它像什麼？不就像一間屋的屋頂嗎？發明這部首者真是聰明絕頂，既要象形，也同時要「簡」，——這個「簡」真不簡單，發明這些部首者，可謂天才中的天才！

你試想想，以「宀」為部首者究竟有多少個字？一下子，一百幾十個字都湧出來了。

好，讓我們拿來說說，特別拿出幾個平日常見常用的來說。

「家」，部首下的是一個「豕」字，豕，音始，即是豬。在舊時代，家中有豬，便是「家肥屋潤」，所以，這個「家」字如此設計，真有意思。

富，具有同樣意義，「畐」字在古代通「福」，家中有福，不就是「富」了嗎？所以這個「富」字從來都會向好的方面聯想，如富有、富足、豐富，當然唔好說什麼「富可敵國」，小心槍打出頭鳥。

安與宰

提到以「宀」為部首的字，我們最容易聯想到的是一個「安」字，這個字也別有意思！——原來家中有一個女子便是安。女子對家庭何其重要也，不要說對女子有所歧視，從這個「安」字也可想到！自古以來我們對婦女都是十分重視的。

安字的詞語多得很，如安定、安靜、安好、安適、安穩……都是「安」，真是「平安是福」，做人，最好是「安享晚年」。

讓我們說回「宀」這個部首，這部首之下，也有「不好」的，如「灾」字，房屋內起火，真是灾了。

這個「宰」字，我們都曉得是屠殺的意思，但有趣的是，古代掌管國家大事的最高官員，為何又稱「宰相」？沒錯，他既是操生殺之權的最高話事人(除皇帝外)，成副屠「宰」之「相」也。